

TAIWAN ZHUJIA WUREN ZUOPIN II
DAIWO QUBA YUEGUANG

台灣朱家五人作品集

帶我去吧，月光

南京出版社

序

高晓声

海内外文坛盛传台湾有个“小说家族”。一家五口：夫妻俩外加三位千金，都靠笔耕，都写小说。根据一九九二年九月资料，小说家族的领头人朱西宁先生，已经出版过三十本小说，他的夫人刘慕沙虽然只出过一本创作集，但她的译作竟达五十种之多；再加上他们的大女儿天文出的十一本，二女天心的八本，便已满了一百。小女儿天衣虽只出了一本，但突破一百大关就非有这一本不行。也许出关以后，她会后来居上，未来永远属于最年轻的人。

这本集子收的小说，都是朱氏小说家族的作品，一共十五篇，分成三、三、三、三、三，平分了秋色。他们作品的总量很大，我又接触得很少，无法说明这里选的各篇在他们的整个作品里占有何种地位；但就文论文，尽管对现实的了解和思想的深度存在差异，严肃认真、刻意求新的态度是共同的。他们对人物的命运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处理素材都力求恰当的方法。上一代是很成熟了，下一代正在奋起猛追。整个小说家族的艺术品位令人称羡。朱西宁则不愧为这个小说家族中的首席小说家，他的《福成白铁号》，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而极富时代气息。这篇小说把一片小店作为载体，生动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了一个行进中的时代。笔触所及，生活中看来极其平淡的细节，一旦进入小说，就网入了朱西宁先生思想的熔炉，像满地珍珠铺满在小说里闪闪发光。读者会跟着他的机敏和智慧而心明眼亮起来。

这种闪光的珍珠在“家族”其他人的小说里也闪现。天文则多一些。她显然深得个中三昧。她觉得创作使她过着一种深度而

有力的生活。她说：“在生活中，不论如何敏锐，善感，如何博学多闻，如何思辨自省，其层面对我而言，都是感官的……它们只是记忆和经验，人亡俱止。只有在创作中，深耕进入蒙昧混沌的意识档库里，梳爬之，咀嚼之，沉湎之……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可能有的想法——发生了。那是最大的满足。”这种体会毫无疑问证明她已臻成熟。随着年龄的增长，世情的洞透，她们一个个都会层层上楼。

有这样一个小说家族，自能很好地促使每个成员长进。但创作终究不能替代，作品也不允许类同。朱天文说：“创作是唯一一件不可预知的。它是意外，让人期待。”朱天心说：“文学……并无先天上的高下尊卑，端看文学家能否成功地捕捉到人性面临各种殊异状况下的处境。”她们都知道往哪儿走，却不能说明每一步如何走。朱天衣叹息说：“尽管与家人无事不能谈，要讨论个文学的褒贬却十分不易。”她们各走各的路，走出自己的风格。这个集子里，天文的小说《带我去吧，月光》，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天衣的《红尘故事》，都以一个年轻姑娘做主人公，都以爱情为内容，但发生、发展和结果却截然不同。朱天衣说她从作品中才再认识了世纪末的大姐，春风蝴蝶的二姐。这是多么有意思的说法！面对的又是多么有性格的作品！

那么她自己呢？她说：“我是个误了时令的花，惶惶复失色，为了赶这场花事，自得卯足劲加快脚步。因着有被抛弃的恐惧，紧追的脚步便显得如此兆乱慌张。”身历其境，不得不然。刘慕沙更明白地说：“一家人除了是这座小说工厂的同工同志之外，老爸是活字典，孩子们则以精神食粮和尖端资讯反哺。他们同时也是一根无形的鞭子，不容你怠惰，不容你掉队……”这个哺育了三个作家女儿的母亲是多么勤奋啊，出了五十一本书之后，还立志说：“愿我今生所出版的书目数量至少与我的年岁等齐。”这一年她已五十七岁。

而朱西宁则用一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总结了他的大半生。他“远在少年初试……所独自生发而浩渺无际的诗之大河，即自感生命丰沛满盈的内储，洋洋乎溢之漫之，迫不及待倾泻入流。故不止是身外所承受的浪涛驱赶，内发而难遏的动能冲动或更甚之。这样内外兼施的鞭策，马不停蹄……四十余春秋的笔耕却不曾稍稍放缓脚步。”他是一个自知有天生才能的人，不但不因此求捷径，而是更加辛勤地劳动去充分发挥才能。做到这样，应该是最聪明之人。

目 录

朱西宁

福成白铁号	1
铁浆	30
采蝴蝶兰去	43

刘慕沙

生	61
乔迁之喜	69
春心	78

朱天文

带我去吧，月光	98
桃树人家有事	152
日神的后裔	173

朱天心

台大学生关琳的日记	191
方舟上的日子	210
威尼斯之死	229

朱天衣

亲密关系	249
红尘有爱	262
旧爱	293

○朱西宁

福成白铁号

街灯总嫌亮得早了些，当城市的太阳似落未落的时候，福成白铁号那块亚铁底子黑漆字的横招牌，便在这夕阳和街灯的争执里，似明又似暗的拿不定是一种什么色气了。

老 的

每当这样的時候，这个老人就该拖着他谋生的家伙，拖着他的疲倦，打了败仗似的走回来。

总是那样，老人说不完道不尽的跟自己拉着话儿。谁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带着简单的表情，和小幅度的手势。

福成白铁号就在这条小街的中央，这里充塞着小型的盛衰和苦乐；小规模的热闹；小家小院儿忙碌不完的饥寒饱暖；小市民走出走进；小锅小灶的炊烟沸腾了满满的街巷，总是这么些罢。

那些发迹了的，也不在这里砌高楼；倒

闭的，也不死赖在这儿现世。小街永远坚持着一定的风格。小街也仿佛是搁在两道弯弯曲曲的长堤中间的一条小河，人流在这里后浪赶前浪的游动，淘尽富的和贫的，也不知流走多少呜咽和欢乐，叹息总是多过笑声。而福成白铁号多少有些顽强，多少人拿钱顶不走他们这间只有一只六十烛光灯泡的阴暗的小店面。

这老人疲倦的原因很单纯，因为他老了，活着就是一种疲倦。老人谋生的家伙也是一样的单纯；几根不十分长的臭烘烘的竹条，扎成一捆儿扛在肩膀上，手里拖一只白铁焊成的掏勺。老人把这些谋生的家伙靠在店门旁，并不立刻走进去，不像离家一整天那样急急的走进去。黑沉沉的家舍，一团蚊蚋旋风似的钉在老人的头当顶上打转转。儿子还不肯收工，守着一张半坪那么大的白铁出神，手里张着伽蓝鸟的长嘴喙似的老剪刀。这样黑沉沉的家舍，似乎里面没有一样是他需要的。老人好像有意要躲避那些，便在门前阳沟的一长溜木板盖子上蹲下来，说这又讲那，多半是愤愤的手势和表情，一蹲就能蹲上个把钟点，而什么也不等待。

太旺的人口堵住太狭的街道，永远川流不息的在老人空虚的眼睛里。单车上载着长梯，载着塑胶檐沟，人骑在上面两脚着地，踏着走着。梯脚擦着老人的鼻尖流过去了，老人也不躲，知道不敢碰上他。梯子尽是淋淋漓漓白石灰的干迹。这是谁家铺子出的檐沟，漆成那样死灰的颜色！但是漆成那样也有生意包揽，他家福成白铁号有半年没包过装檐沟的生意。绿漆的檐沟，比这种死灰的不知漂亮到天上去，但是没有生意。家里出了扫帚星，什么也别怨。一辆小推车不知想要躲让什么，弯到老人身边阳沟的木盖子上。小贩先还掀起推车的把手等候着，索性就停下来，也就差不多碰在老人的鼻尖儿上。小推车上不少只乌乌的木盆，装着番石榴，小贩一遍一遍浇着黄澄澄的甘草水，翻搅着挑出大些的，就用汤勺滚到上层做幌子。老人没有一点意思伸脖子瞧一瞧头顶上那些木盆里装着些什么，牙口不行了。但不如说心老了。面

前所有这些闹嚷，没有甚么能使这个老头儿动动心。推车的车肚里装着一只空蒲包，露出半截秤杆儿。一勺黄澄澄的甘草水冒冒失失的泼在老人脚边，里面分明有一只活生生的苍蝇，一双翅膀粘住了，仰着身子扒动那些纤细的小腿脚，有多渴望着活命哟！老人也没有一点意思想要伸过脚去蹉它一个死。

年事也不算太高，但确已老了。老的太快，因为年轻时太过的年轻了，又老早死了伴儿。如今什么都不想要，站着就不想蹲下来，蹲下就不想再站起。他要是这只苍蝇，就不想这么样脚踢手刨的求生；躺着罢，不是并没有谁要来加害吗？苍蝇一样的生命，也像苍蝇一样过的日子，掏不完的阴沟，分明都是人们制造出来的；人都生得那么体面，脸上不肯留一抹灰，却整天排出那么些肮脏污秽，日复一日，掏挖不完。老人在这些肮脏污秽里找生活，却不明白为什么要活着。就如同不明白为什么一点也不想要活着，其实也就和这只苍蝇差不多。

他这个大儿子还不是一样吗？天到这时节还不肯收工，乒乒乓乓敲打那些光亮的亚铁皮。老人的背后，沉暗的店面里，亚铁皮像冰块一样的反光，六十烛光的电灯也舍不得打开。这些都在老人的背后，他完全知道店面里的情景，仿佛脸前有面镜子，给他反照出背后所有的一切。儿子在做一只水舀子，他知道。剪出一块扇形的铁皮，木棒槌细心的把它敲成卷筒儿。儿子手艺也不太赖，就是手头太慢了，要敲上大半个钟点也不止。慢工出巧活吗？也没有精巧，老人看不中。谁让年头走到这一步，家里又招来了个扫帚星，货出多了也销不掉。就凭儿子这么样的慢法儿，六坪大的店面也都积满了货。用不着转回头去数，门上坎儿一排挂着六只水舀子，老头子清楚得很，没有半个月，也有十天了，一只也不曾销掉，还在那儿摸黑赶工呢，灯也舍不得开，木棒槌敲打得挺有兴头。这个没计算的甩子！水桶也做了一大堆，一只套一只摆在靠门的角角儿上，就有屋檐高，远看倒像一座又大又粗

的房柱。这一些，老人不用看，他知道，尽管出去上工一整天，店里有多少只水桶，多少只舀子，多少个油端和漏斗，恐怕难得少掉一只两只。

小贩的推车好似再也不走了，就在老人的鼻尖儿前面做起冷冷清清的生意，没有眼色的！亏他还有心肠去从对面另一个小贩那儿叫来一碗爱玉冰，吃得抬不起头。这都是常有的，这些年轻人比不上老一代那么刻苦俭省了，又懒又馋嘴！

看不中也没有用，老人叹口气，一脸的固定的难堪；长远长远难堪的日子，就把那张老脸塑成这个样子。千条万条细细的皱纹，总是难堪的调子。一个老闹胃病的，准备打个痛苦的气隔，就是老人的这副形容。他是那样难堪的看不中这，看不中那。儿子是自家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自己的儿子自己都看不中，还能看得中谁？仿佛那一对昏老的眼睛固执的什么也不肯容纳，以至那样的空虚了。

儿子那一手，真没法子能让老头子看上眼。儿子做一只粪勺的功夫，够他轻轻松松做三只。天黑透了还舍不得开灯，俭省的那个劲儿！可是做起焊工，可真舍得费松香，好像生来就有那种嗜好。松香用多了没什么好处，熔锡老打滑，结成疙瘩，焊缝像条蜈蚣。老人自己那一手手艺，细致精巧，交货又快，门对儿上“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生意虽小，出手货色倒是出了县境。白昼黑夜的赶工，总也赶不上这儿订货，那儿订货，仿佛那些壶呀，桶呀，檐沟呀，漏斗呀——手底下出的货色不下十几种——顾客们买去不是用的，是吃的，要不怎么用得那么快！要的那么多！

什么样的光景哟！满街上数得着他家的日了过得像个样儿。长六横三的亚铁皮净抖着刺眼寒光，抖着雷样的动静，有声有色的年月！雇用了多少伙计！老赖，嘿，那个大傻子，说他傻吗，手艺不含糊，就只是老爱挂彩，动不动就给铁皮划破了手脚。老喊

老板娘，要块布条儿裹伤。伤口敷上牙粉，裹上布条儿，老板娘就该从髻儿上拔下针线缝上几针。总带着牙粉味的老赖，谁想到会给火车辗成三截儿，挂上了大彩，一点也不带不得好死的凶相。还有丘阿秃，也是一把好手，精光的脑袋瓜子好像要跟亚铁皮较量，看谁的亮。张大有——那个倒扣齿儿的大个子，躺下来，一张铁皮容不下他，蹲在那儿威威肃肃像头老虎。别瞧个子大，手头比谁都灵利，专做酒端子，油端子，由着那只大手爱怎么剪，爱怎么焊，不用比试。顾客要不信，量量看，一两的端子打进四两里，一连四下儿，不兴多出一滴水。以外，不是还有郭小眼儿？他大舅的连襟，没做多久就改行学翻砂，老是惹人上门来讨债的。能干倒挺能干，人品差一些。这之外还有谁？记性也坏了，一时记不得那许多。远去了，都是烟，都是云，消散得真干净。细皮细叶儿的，都风雨吃打落光了，剩下他这么一棵又老又枯的光树干。前后二十年，旺了又衰了，店面辟开卖出去一多半，就还剩下这间六坪的小店面，外带直不起腰来的小阁楼。远去了，烟烟云云消散多干净哟！

儿子出的货，少得看不上眼。就那样也积存了满店堂，满阁楼。生意也是个古怪玩意，没有光顾，总不能提着棍子去找生意。他得歇手了。“这店哪，还是你撑，还是我撑？”儿子说他眼力不行，不能老是再让松香来烟熏火燎的。成，店给儿子死不死活不活的撑着罢，老人流落到什么一个地步了？门旁靠着一捆臭烘烘的黑竹条，外带一只掏阴沟的勺头。从早掏到晚，净是黑的，臭的，稀烂的。还提当年干吗呢？命该走上这一步。只怪家里出了扫帚星。

别的且不说，当年你算哪头葱！老人瞪着小贩脚上的一双白帆布鞋。小推车缓缓的推走了，车上尚未点火的沼气灯，随着颤动一下一下的跟老人颌首道别了，礼多人不怪的一副和气相。老人可把脸转过去，瞅着对门儿的惠成行，你算什么东西！百货店

里亮着白楞楞的日光灯，满橱满架子全是亮光闪闪包装的货品。你家上人还不是个溜乡的货郎挑子！专跟妇人家做那些没出息的买卖，针呀线呀鸭蛋粉，你家上人就是软当当的那块料，要不是电灯兴起来，你家东街口那间黑洞洞的店堂比得上福成白铁号？那么个破烂房子！他可给他们装过檐沟，也不过七八年前的事罢！

你也没什么了不起！老头子揭短过一个，转过去又瞪起斜对面的华美药房。店里到处吊悬着端午节五毒幡子似的西药广告，有风无风都荡着打转转儿，跟谁耍神气！宝蓝的霓虹灯把老人一双暴着青筋的枯手染黑了。你家的底细也瞒不过人，当初走南走北荡江湖卖野药的，论发迹也不过三四年功夫，搬到这条街上来也还不到两年。儿子，你该开灯去煮饭了罢？老人的背后可还是黑沉沉。天后宫龙昂角上那颗金光闪闪的早星也亮了，而自家里依旧跟随着天色往下暗。没出息的儿子借着对街的灯光还在那儿敲敲打打的不住手。赶工赶什么劲儿哟，还不滚进去煮你的饭！

老人不光是看不中儿子的手艺慢，看不中的地方还多着。眼看成亲就快十二年，不说两口子没生个一男半女的，连个响屁也没的放。男子汉吗？你老子也不这么没有用，管不住老婆，吃软饭的！还有那个扫帚星，宁便宜外人，不让自家人碰一碰，打着赚钱给老二上学做幌子。哼，上工？千人万人压的。那也算孝敬？气得老头子把钱摔到地上，又蹉了两脚——为的是想估估多少钱，大约两百块钱，看样子。给我做衣服穿？门儿也没有。拼着裤子破得前露黑的，后露白的，也不能使那种卖肉的钱，别恶心人了罢！穿在身也膈膈痒痒不安适。

扫帚星！没说错的。他舅母做的歪媒。舅母也后悔了。当初瞧着不是挺不错的姑娘嘛！或许李半仙把那帖八字排出毛病了，亏那个瞎子老早就不在天后宫里摆摊儿。不知荡到山南还是海北了。若不然，砸烂他的测字摊。分明的扫帚星，打从进了他家门，他们家就不见底儿的一直往下败。

这年头该怪谁？人家发迹了，日光灯，霓虹灯，家家过着元宵赛花灯的日子，就不该专怪年头坏，福成白铁号早也不败落，晚也不败落，扫帚星一进门，就把他们家金银财帛一扫光，不比遭天火好受些。这么样阴死阳活的日子，出的货出不了手，不是活见鬼！可是也就怪时运不济老来苦；有志气摔掉那一叠卖肉的钱，可没办法不伙着两个儿子一起合吃这碗软饭。掏阴沟掏来那两文钱，一天一包老乐园，就剩不几大个了。老大嘛，白撑这么一片店面，顾了吃，就顾不住穿的。老二那一笔用费，老人索性装孙子不敢闻问了。什么上学读书哟，拿钱往里赔罢，今儿买书，明儿买纸，这个费，那个费，带便当，开学没新制服就不准注册，这个学呀也上得不干不净的，用的都是那些钱。用那个钱，将后来就怕都要倒楣的。依着老头子的主意，上什么学？学徒去，好歹弄一身手艺——学照相，学理发，都来钱，强似读那个半吊子的书。可是老二是个书迷，前几年小学毕了业，原说是找他姑丈给寻个门路学生意去，哭呀闹的，呕气饭也不吃了，这个给书迷了核的孩子！招了老师来说情，也不想想我们这份家业哪是读书的人家！祖上数得出的几代祖爷，可都没出过一个读书人。上国校，那是没办法的事，不去要罚钱，可是国校六年既然读完了，帐也算得，信也写得，不就截了！呸，这些做教师的也不懂得人家甘苦。做教师的不懂也罢了，两口子也从一旁帮腔儿，有本事帮腔，就有本事挺身子去撑，风凉话帮腔还不容易么？用不着花本钱。那是呕气的话，谅他两口子也没有那能耐。谁料那个扫帚星可也抢到幌子打了，出外找钱去。钱是苦来的，也是找来的？早就看出不是个安分的正道货，老大这甩子居然拦也不拦就让她去“上工”了。做公公的要拦着也张不开口，由着去罢，遮不住祖上的坟茔哪一铲土没添好，积德的媳妇去赚那种卖笑又卖肉的钱。老人念念有词的说着，说着说到这儿就把脑袋抱进膝盖里了。这个日子！一辈子吃手艺饭，过的都是硬碰硬的日子，如今这张脸撕

下来踩在脚底蹂躏。对这么个丢脸的媳妇，老头子心里有的是病，就把她恨做扫帚星了。

老二也是上进的孩子，不能全怪他。这么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不花费，也能栽培成人吗？哪有的好事！除非和这满街的电灯一样，不添油，不点火，一样的亮了，且比油灯亮得多。往年哪——那可久远了，街灯用的可都是煤油灯，那时节福成白铁号是个什么光景！一入冬，公家就把所有的街灯换新了，可都是包给福成白铁号来做。一季的街灯包下来，扎扎实实的过个大肥年。这都不用去说它了。老人摇摇手，又摇着脑袋，抽剩了半截的烟卷，用指头给捏死。那时节扫帚星还不曾进门，怪谁呢？怪他女人死得早。他女人脸上生一颗又大又黑的相夫痣。人死了，带走了他一半好运。扫帚星来了又扫掉他另外那半个好运，人纵然生得多好的富贵命，也经不起这么左右开弓的收拾。电灯把油灯顶翻了，也把福成白铁号的店面顶掉了半边。

媳妇一进门那年，扫帚星也还不大敢怎么样露光露亮。那一年也还包下了两笔像样儿的生意，一是给镇西新建的国民学校全部校舍装檐沟，一是给山上那个兵营做菜钵子。就是靠那两笔进项，才把小两口成亲拉的那笔债清理个差不多。那以后可就再也没大点儿的生意了。老人也不大知道兵营里的事；兵营里盛菜的钵子都改用了铝合金的料子。新建的房屋都是新式样，平顶、暗管、多半不用檐沟了，再不也都用了塑胶的。这年头什么都在变，老人的一双眼睛却被扫帚星的光芒给迷惑了，看不见。

老人长叹一声，口袋里摸出一个几乎就要散掉的火柴盒，那根黑黑粗粗的食指伸在里面挖，还是不要怨这怨那罢，老人摆了摆手，看似驱赶鼻尖儿上的蚊蚋。人们总是常时看到老头子一个人这样跟自己说东道西的打手势，却没有谁能知道老人有些什么心事好数说，即使他亲生肉养的大儿子——那个老是埋头在亚铁堆里干活的焊铁匠，也不懂得父亲终日里这样疯疯癫癫的自言自

语，究竟什么样的心事总是说不完，道不尽。

老人从破散的火柴盒子里扒出半截儿烟卷，夹在指头上，不知舍不得抽，还是又被什么打岔儿忘了。那一对空虚的眼神死死的盯住天后宫龙昂上那颗金星。看起来他是非常愤怒，但谁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那么样对空指点着，似是咒诅，似是指责。不要笑他罢，活到这把年岁，对于福成白铁号，对于这条小街，哪怕是对于这个似乎很没道理的人生，他是有足够的阅历来指责的，他不该有个论断吗？老人已经失去这个世代了，容忍他滔滔不绝的那些总评罢——虽然那是多么样的凌乱！

男 的

不知从多少方向投射进来的街灯，发青的，发蓝的，发红的，发黄的，多少几何圆形的光块叠印在福成白铁号的店堂里六坪大的地面上。那里遍是剪裁下来零碎的亚铁皮，给五颜六色的灯光染得又是金屑，又是银屑。

叠印的光块，仿佛戏台上的聚光灯一样罩住那么一个伛偻的白铁匠，看上去不知有多苍老，有多阴森。那是个僵白的人形，不断在敲打一些僵白的物体。一个隐遁在深山岩窟里炼丹的老精灵。身旁的泥炉里隐约闪着殷红的炭烬。沉暗的岩窟里，壁上和顶上，悬挂满了那在沉醉里疯狂炮炼出来的宝物，又仿佛那些壶里，桶里，罐子里，不知封藏着多少法力和多少法宝。而沉醉和疯狂的炼制，把什么都遗忘了。深山之外，那些荣华富贵的尘世，天翻也罢，地覆也罢，都不关他的。多半总是那个样，尘世里痛苦的欲望和缺乏，逼使人逃遁到远离人间烟火的荒山里，立意要得到足可向这个凡间炫耀的一些什么，报复的炫耀罢，然而不是了，经过日久天长的苦修苦练，当初那些痛苦的欲望和缺乏，果然满足了，但也消失了，尘世里还有什么值得恋栈呢？人世的凌辱迫害

统被时空绝了缘，欲望和缺乏统被解脱了，人也不再是人了。那些足可带回凡间人世去炫耀一番的金银财帛种种法宝，说不出还有什么价值。但是沉醉的炼制，疯狂的炼制，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弃舍，一种摆脱，和一种全部生命的投掷。

这个白铁匠，就是这样的。他像一条躲在树穴里的僵白的肉虫，狂风暴雨击打这树，樵夫的斧头铮铮的砍伐这树，春荣这树，冬枯这树，他可统统不管，他只管喀喳喳喀喳喳的蚕食着这树，黑漆漆的树穴，自成一个生存的天地，没有昼和夜。

真的不分昼和夜，亚铁皮在他眼前闪动着，被他坚硬如铁的牙齿——沉沉的大剪喀喳喳，喀喳喳，天和地也经不起那样的剪法儿。剪出了圆的剪方的，剪出了扇面儿剪圆锥，多少财富尽在那一污黑的手掌底下修炼出来了。天黑总是这样快，他可分不出。当天光暗淡了，那些几何图形的光块自然就会赶来替代的，对他没有什么分别；一如那么些成品卖得出和卖不出，都没有什么分别；财富就是财富了，握在手里，挂在壁上，吊在屋顶，和顾主用钱换去全是一样的，都不能使他制作得快些，慢些，或者不快也不慢，那都留不住时光；时光给剪刀剪去了，木棒槌掉了，熔炉熔化了，三十多岁的人，说他有多苍老，就有多苍老，青春年少统被那些黑锈蒙尘了白哗哗的亚铁，瞧着那样洁亮，摸来弄去总是满手污黑的浮锈，抹把汗罢，搔搔痒罢，苍白的肌肤蒙上整遍整遍灰糊糊的暗斑，本身生来就是一张白哗哗的亚铁皮，老父亲传习的这一套手艺，使他春蚕一样，用他生就的一张白铁，焊成一只大的铁网子，锁他的青春年少，锁他半生，乃至锁他整整一辈子。

三十多岁的人，就已开始伛偻了，并且萎缩了。僵白的蚕虫，给自己的网子网死在里面，也就是蛹子一样的伛偻而萎缩。不光是满足于网里的死黑，简直是沉迷，就不想蜕掉这个坚硬的角壳，蜕作又美又飞翔的蛾蝶。他不知道自己可以那么美，那么飞翔。

他的女人，倒是一只又美又飞翔的蛾蝶，绕前绕后展给他看那么鲜丽的羽翼，撒给他看那样异彩缤纷的鳞粉，等着他从铁网里觉醒过来，化做翩翩风流的狂蜂浪蝶，好和她共舞齐飞。

那么一个缠人的东西！十多年的夫妻，只使他觉着女人是个缠人的东西。不如亚铁皮这样可爱的听从他。在他手里，要剪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子；要敲打成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子；要焊成什么样子，也便是什么样子。而她折磨他，手脚并用的措牢了他，真是个蜘蛛精，一缕缕粘丝缠他一个死死的。阁楼上什么样的动静，都仿佛是在他头顶上念着紧箍咒。那么会叹气，摔鞋子，马桶盖子像一面大锣那么响，光——多大的铙钹才敲打出那样金光闪闪的响声。她要什么，他都知道，可是满心的烦，就把手头放重，棒槌拼命的击打着铁皮，当作他女人又白又胖的大屁股——其实他没见过，十多年的夫妻，多稀罕——就用这聒耳噪声掩埋阁楼上对他发生的矫情的炸弹，拒绝那些音响对他的召唤。她哪里知道好歹，这么样辛苦为的谁哟！总想手底下放勤快些，为你吃穿用度，任怎样辛苦，我都甘心认命了。光想取乐子，女人，寻欢作乐谁不想？当吃还是当穿？充饥防寒什么都不当。早晚有那么一回儿，够了，多了也没多大意思，又亏身子。门前还这么样人来人往的，这就上店门打烊，给他老人搭铺啊？别招骂了罢！有那功夫，足够剪出一只茶壶坯子了。要出息，自然包大点儿工，没的包，这些小来小去的就不能不赶紧些儿。别看一个不多，十个可就许多了，大江大海也是一点一滴积聚的。有朝一日你就不必住这么个黑囚囚直不起腰的小阁楼，前后上下统统的翻盖，实墙实壁，把卖出去的那半个店面再买回来，你就不用这样牵心挂肠老是惦记楼下躺着个老是说东道西不住嘴儿的老公公，隔着甘蔗板还有个寒窗苦读的小叔子。说也真是的，楼下擦一下火柴，隔壁翻一下书，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夫妇俩还有什么瞒得住人？睡的又是老得咯喳喳的竹床。哪儿什么寻乐子，忍气吞声的。楼下

一只猫，隔壁一只猫，他们俩就是一对掏窟打洞儿的小耗子。你又害怕一老一少的都长着耳朵，又这么叹气摔鞋子。别听她那一套，叹气摔鞋子。真正的赶上楼去，她可又瞅也不瞅他一眼，挨都不准挨。女人哪！唉，如今不必了，去“上工”了，少多少烦恼！砰砰砰砰……下劲儿槌打着铁皮，赶紧把那些烦恼羞耻打散掉！哪一天才有那种实墙实壁的日子，实墙实壁的。一家四口，一天三餐要张罗。哪一天？多少年前觉得倒还不怎么远，日子越往前，那一天越远，仿佛成了既往的事，成了追忆，越追忆越远，弄得遥遥无期了。要说贪闲偷懒或是吃喝玩乐，才把日子弄得这样子一年不如一年，那倒不冤枉。没那样的事，起在五更，睡在半夜，少有过走出这道店门槛儿。可日子越觉得没多大指望。害得老人家去干掏阴沟小工。腰酸背痛一天嫌不上十块八块的，遇雨季就没辙儿。

人一老，脾气就古怪。父亲是老了，好像只这两年忽然老下来。那个从早到晚自说自话的毛病，好像也只是这两年才有的。夜里睡在阁楼上，也听得下面店堂里，他一个嗡嗡的不知说着些什么。老人也是一辈子的手艺人。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师父，至今也赶不上老人那一手，爷儿俩要是合伙儿从早到晚这么剪，这么焊，只怕不出三天，店堂里就会下脚的空儿也没了。做出的货老堆着也不是办法，爷儿俩总得出去一个找点贴补才行。他是从小没在外面闯过事，要叫他出外找事儿做，那可等于把他一个丢到无边无涯的大海上。而老人那一把年岁，风吹雨打的去找生活，真不忍心。那也没办法，就是他独个儿干，出的货也是销不出。要说福成白铁号的货物不行，那算没凭良心说话。用的白铁皮都是三尺不弯的双料货，焊工吗？一点不马虎，里应外合都上锡，光滑平整找不出缝子。一把茶壶少说也用上十年八年，纵算锈了烂了漏了，不兴开焊掉把子，或是裂了壶嘴。可是生意总赶不上老头掌店的那个年头。福成号小房小舍夹在这么一条繁闹的小街上，